

撕开人间世相
点破社会玄机

高明 / 剪辑
ZHONGGUOWENRENQIAOHUA

中国人 俏皮反话

俏皮文人

幽默

朱海宴

出版社



中国文人俏皮话



高明 / 选编

126/205 2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人俏皮话

ISBN7-80607-391-4/I·189 ¥20.00 元

I. 中…

II. 高…

III. 文化…现代…中国

IV. I266

中国文人俏皮话

©高明 编

责任编辑:潘自强

封面设计:康笑宇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广东省番禺市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3.5 字数:290千字

版 次: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0

ISBN7-80607-391-4/I·189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目

精 要 (1)

人生千姿 (21)

社会百态 (73)

说女道男 (149)

爱情婚姻 (207)

读书写作 (255)

文坛纵横 (281)

吃喝玩乐 (313)

东西杂侃 (335)

精 要

人生千姿

鲁 迅：

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是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

钱钟书：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

林语堂：

我失掉享受人生正面欢乐的能力，原因大都是我们感官的敏感减退，和我们不能尽量来运用这些感官。

老 舍：

我笑别人，因为我看不起自己。别人笑我，我觉得应该；说得天好，我不过是脸上平润一点的猴子。

老 宣：

男子一生，若能牢守个性不肯随人摇旗呐喊，就是男子中的模范。女子一生，若能严护身体，不肯任人辟为“公园”，就是女子中的圣贤。

郑逸梅：

“老而不死是为贼”，我年届耄耋，当然是十足道地的老了，“贼”的名目又是推卸不掉的。

冯友兰：

人生如打牌，而不如下棋。于下棋时，对方于一时之可能地举动，我均可先知；但如打牌时，则我手中将来何牌，大部分完全是不可测底。

董 桥：

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饭还是馒头；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猪蹄葱爆羊肉都还没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会是清蒸石斑还是红烧豆腐也没主意；至于八十岁以后的宵夜就更渺茫了；一方饼干？一杯牛奶？

贾平凹：

你实在是邋遢，头发乱如茅草，胡子不刮，衣服发皱，但现在你是名人，名人的不修边幅是别一种的，潇洒呀！

社会百态

钱钟书：

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

梁实秋：

女人不必说，常常“上帝给她一张脸，她自己另造一张”。不涂脂粉的男人的脸，也有“卷帘”一格，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幅面孔。

老 宣：

对于吹牛者，当置之不理。对于拍马的，须严加预防。否则，在不知不觉之间，他将你拍舒服了，就能骑上你。

鲁 迅：

设法向妇女调笑几句，或乘机摸一下，也谓之“揩油”，这虽然不及对于金钱的名正言顺，但无大损于被揩者则一也。

林语堂：

放屁就是礼貌，礼貌就是放屁。放屁无声叫做好，

有声叫做不好，声愈小愈好，愈大愈不好。外国屁的声小，所以比我们好。外国人屁不乱放，中国人屁乱放。这是他们“礼”字比我们强。

王 朔：

你捧他，他有不爱听也不会像你骂他那样引出深仇大恨。最多觉得你这人肉麻，灵魂渺小，形象猥琐，他从心里一轻视你，你的工作就完成一半了。

老 舍：

夏天到电影院去，更怕遇见“洋”她们。她们穿得很少很薄，白白的脖子，胖胖的臂，原有个看头儿，可是您的鼻子受不了委屈，香水味里裹着一股像臭豆腐加汽水的味儿，又臭又辣，使您恶心。

李霁野：

用阉割使天下完全成为清一色的婆理，自然很有可能，但大体说起来，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用公理进攻婆理，婆理是要被消灭的。拿婆理与公理纠缠，不会发生什么效力。

柏 杨：

政治病如果害得恰到好处，小则能消痰化气，大则能保命全身，不一定是见不得人才卧床不起也。

丰子恺：

口中剿匪，就把牙齿拔光。为什么这样说法呢？因为我口中所剩十七颗牙齿，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常常作祟，使我受苦不浅。现在索性把它们拔光，犹如把盘踞要害的群匪剿尽、肃清，从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乐业。

吴望尧：

骂人要骂得典雅，有风度，有幽默。如果张开血盆大口，赤裸裸开门见山，什么祖宗八代，猪狗牛羊，死鬼杀千刀，或是等而下之，乱搞两性关系，这是泼妇式骂街，不必深谈。

沈从文：

清早上的世界，只有一些在世界上顶不算人的人所享受，这大约是一种神的支配。把上流人放在下午，放在灯下来活动来吃喝，黑暗一点则可以把这些爱体面的绅士从黑暗中给别人一个看来成为全是体面的脸，说谎话时也可以把说谎话的脸色给蒙糊不清。

说女道男

柏 杨：

露胸最大的诱惑在乳沟，露腿最大的诱惑则在旗袍开叉之处。中国人见西洋女人赤裸裸的前胸，无不老眼昏花，头轰的一声猛叫。西洋人见了中国人旗袍开叉处的大腿，也会口干舌渴，眼花缭乱，连呼“王豆腐”，坐卧都不能安。

老 黑：

……屁股又厚又肥，中间界线划得很深隔得很开，好像不是一个单位，半边屁股上前去很远了，后面这半边才一愣，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连忙往前追，可是没等后面的追上，那半边又跑到前面去了，老这样你追我赶撵着撵着。不过屁股这玩艺儿太大了，无论怎么说，长在人身上总没有长在猪身上那样叫人越看越喜欢。

莫小米：

女人最常见的办法就是购置大量的时装，这样，每当打开衣橱时，她感觉自己正主宰着整个世界。

李 敖：

美国的女孩子会流露她们真正的感情，而我们中国的女孩子就难以真情流露，她们流露的，至多是她妈妈的感情！

钱钟书：

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真聪明的女人决不用功做成才女，她只巧妙地偷懒——

贾平凹：

以轻佻放荡取悦，轻看了自己，什么样的男人都要轻看你。太爱听赞美的话，就易使男人阴谋得逞，顺竿而爬。太善良，对男人太好，又易使男人产生错觉，膨胀一份贼胆。

沈从文：

女人就是那样，凡事均以眼泪为后盾。用微笑代表不出的，用嗔代表不出的，总得借重那微带盐味的泪。

古 龙：

一个女人死的时候，身上最后僵硬的一个地方就是她的舌头。这只是因为女人舌头上的肌肉永远都比其它任何地方灵敏得多。

张拓荒：

女人天生爱美，美貌甚于生命，而老是美的死对头；她们宁可选择美的刹那，而排斥老的恒久，她们忍受不了鸡皮鹤发的折磨。

爱情婚姻

鲁 迅：

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欲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

钱钟书：

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王 朔：

给你一句忠告吧，千万别大意，别急于剥去伪装，就这样带着壳过一辈子，宁肯让她觉得你虚伪也别暴露真面目。没人喜欢毫不掩饰的东西——要是你想一团和气安安稳稳太太平平的话。

余光中：

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

槛。

李 敖：

我是个丑八怪，五官七窍皆自由发展。丝毫没有配合的企图，他们说像我像那“钟楼怪人”，可是钟楼怪人我也不能比，因为他面貌虽丑，人却忠厚痴情，他不会对女人发脾气，他永远为她效忠，为她拿大顶，为她丢石头打别的男人。

古 龙：

多数青年人成家只是为了进洞房这一刻，真正是为了延续香火的大目标，恐怕百不挑一。

贾平凹：

可这些身子很饥渴的光棍汉毕竟还要说：什么美的丑的，灯一拉还不都一样吗？他们在婚后也就至死不点了灯行房事，可见女人之美的愉悦是男人共有的，对美女追求只阻于穷，穷不择妻的。

老 黑：

客车喜欢和男士交往，和任何人握手都戴着避孕手套，并且随时露出两条套着避孕袜的粗腿。客车当然是社会用戥子称的人物，客车上班的地方当然很堂皇，当然要穿过有痔疮一样的卫兵牢牢把守着的摹仿贞洁牌坊的门廊，从牌坊底下穿过，当然要踩着踏板让自行车滑

过，把一条右腿高高翘起来，翘得像公狗对着墙角撒尿，当然有资格进去的都一模一样。

张宁静：

在这种场合，别人吻我的老婆，应该是一种友情，也是对我老婆的无言称赞，是高贵的，但我还是有吃亏的感觉，于是我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也把他的老婆抓过来，一吻还一吻。

辜鸿铭：

一位外国太太反对他赞成纳妾的主张，问他：既然你认为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太太，那么一个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四个丈夫呢？他回答说：尊敬的夫人，只听说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没听说一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道理。

梁实秋：

有人说女人喜欢说谎；假如女人所捏撰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便很容易致富。

读书写作

鲁 迅：

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当头一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介绍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胡涂了。

钱钟书：

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

老 宣：

读书愈多，阅历愈深，愈以为自己无知无识。读书愈少，阅历愈浅，愈以为自己多智多谋。欲知人胸中知识多寡浅深，须观察他的言行动作。他若张牙舞爪，趾高气扬，必是一个半瓶醋，必是一个纸老虎。

林语堂：

至于抽烟而文思仍不来，便罪不在烟，而在你，便应当去卖豆腐，要明白你不是文人种子，必要滥竽，便是污蔑文学之尊严了。但只要你有一点天才，只须冒烟，因为烟可以冒得你的天才出火。

老 舍：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才力有限，鸭子上树还不如乌鸦顺眼呢。假若我不忙，也许破出十年功夫写本有点思想的东西。可是我老忙，忙得没工夫去想。在忙中而能写出的那一点，只有幽默。这是我的“地才”——说“天才”。

贾平凹：

好读书就别当官。心谋着书，上厕所都尿不净，裤裆老是湿的，哪里还有时间串上级领导的家去联络感情，也没有钱，拿什么去走通关关卡卡？

老 黑：

（我）平时有空就挖挖耳屎挖挖鼻涕，忙的时候挖得不怎么仔细，业余时间写点小说，年产量大致在五、六斤左右，其中包括斤把散文，半斤把诗，陈皮的话也不全是马粪纸，看怎么算。

王 朔：

这是本可读性很强的小说，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读懂它。但这里有什么呢？空无一物，只有精心编织的情节和经过概念规范的人物，尽管那些话很精彩很俏皮，但没有一句是发自肺腑的。

文坛纵横

余光中：

谋杀团中最危险的分子，仍是那些职业凶手。他们的学名叫做“批评家”，那当然是很神气的一种头衔。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宿仇，可追溯到公元以前，其间荣辱互见，可是一直到现在，谁也没有把对方杀死。

林语堂：

我很看不起阮大铖之为人，但是仍可以喜欢他的《燕子笺》。这等于说比如我的厨子与人通奸，而他做的点心仍然可能很好吃。

王了一：

正像人们喜欢看打架一样，大家都喜欢看骂人的文章。无论是明骂、暗骂、骂团体、骂个人，只要骂得俏皮，骂得淋漓尽致，读者就会像大热天吃冰淇淋，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快感。

丁西林：

我最爱看的，是两个超等的批评家相骂；我怕看的，是两个劣等的批评家讲规则；说什么批评只能就事论事，不可超出范围；什么批评只能批评，不可骂人。你想，如果批评只能批评，一个批评家如何还能成其为批评家？批评不能骂人，这批评还有什么价值？